

传承弘扬、创新发展“晋江经验” 晚事如烟 泉因有你

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

主办单位 泉州日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 JINJIANG CULTURE & TOURISM GROUP

投稿邮箱: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我这辈子感情最为深厚的一份报纸,当数泉州晚报。不仅是因为我与她的私人情缘,更因为40年来,她始终如一地传递着家乡泉州最鲜活的“情报”。

1985年,泉州晚报创刊。报纸发行一年多后,在古城读大学的我和另外四位学友,幸运地得到一次寒假去泉州晚报新闻科当见习记者的机会。那时报社还在庄府巷一栋楼的二层,办公条件极为简陋,整个新闻科挤在一间教室大小的房间里,我们几个连张椅子都没有。晚报领导给我们每人开了张介绍信,我们几个手里紧攥着那张铁画银钩的介绍信,像握着通往新闻圣殿的通行证。

我骑上自行车,怯生生地找相关单位去了解春节的值班情况。《守岁守电话 消防不松懈》的新闻稿在1987年1月30日(正月初二)泉州晚报的“兔年钟声敲响后”专栏刊发。我捧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,那种激动至今记忆犹新。

泉州晚报不仅是我新闻道路上的启蒙者,也是我文学梦想的摇篮。因为对写作的热爱,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,

我的一份“情报”

□吴亚明

我时常向晚报的副刊投稿,诗歌、随笔、通讯等习作,在编辑们的悉心指导下,偶见报端。被铅字定格的文字像一粒粒种子,在我心里生根发芽,长成对文字永恒的敬畏与热爱。

那时,我还经常关注晚报举办的各种活动并积极参与。1995年,泉州地改市10周年,泉州市委宣传部、泉州晚报社、《泉州文学》编辑部联合举办《辉煌的十年》报告文学征文,我的作品《“龙潭”引水》荣获二等奖,泉州晚报以整版篇幅予以刊登。因为这篇获奖作品,有朋友拟推荐我调入晚报社,由于种种原因,终究是失之交臂。但与晚报的缘分并未间断,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深厚。

有些缘分或许生来就是用来重逢的,就在晚报创刊30周年的那一年,我工作调整,进入了宣传部门,并分管新闻宣传。这下子,我与晚报更是密不可分了,继晚报的读者、作者之后,我又成了晚报征订的组织者、新闻的提供者、版面的合作者和活动的联办者。以前看报是爱好,现在看报是工作;以前浏览的是副刊,现在还关注时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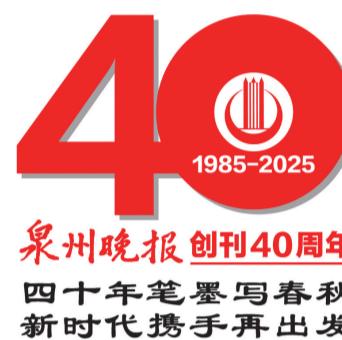
我与报社相关部门及人员的互动也多了起来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记者们的敬业、勤业与精业。白天忙于采访、晚上忙于写稿是他们的家常便饭,他们用文字、镜头、声音记录着时代的变迁,社会的发展,百姓的冷暖。特别是各种突发事件现场,他们为了第一时间传递真实信息,不顾安危、奋勇前行的身影,令人由衷敬佩。

从四开4版到对开16版的盛装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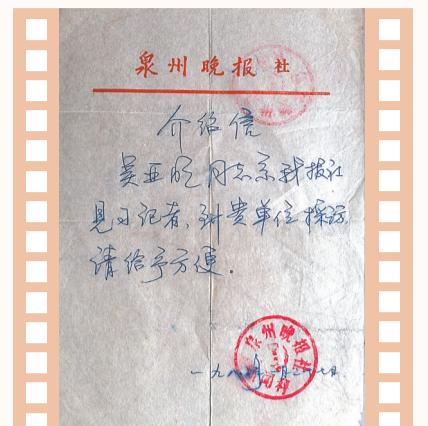
相,从铅字排版到激光照排的华丽蝶变,泉州晚报一路走来,我一路见证。这些年,晚报变的是版式、是技术,不变的是对新闻的执着,对读者的情怀、对城市的深情守望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报纸不再是获取信息的唯一途径,但泉州晚报始终是泉州市民无可替代的“情报”。每当翻开报纸,总能在字里行间捕捉到这座城市最真实的脉搏——是开元寺晨钟撞响的深沉节拍,是洛阳桥潮声漫过石板的绵长春波,是蟳埔簪花摇曳时的细碎脉动,更是千万泉州人在时代浪潮中奔涌的热血共鸣……如此澎湃,如此动人。

而我,始终是她忠心的读者和“情报员”,用40年的时光收集着她传递的每一个城市密码。我与她的不解之缘,让我始终与她不离不弃。无论哪天你来茶叙,必会看到我的案头有一份报纸:泉州晚报。

(作者系南安市委宣传部三级调研员)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

▲作者1987年到泉州晚报实习时的介绍信



▲作者(右二)在泉州晚报实习时与实习生合影

食事

土笋冻

□戴发招

前两天,朋友送来一袋礼物,我打开发现里面是一个个金箔碗,小心翼翼揭开碗盖,发现碗里装的是半透明状的土笋冻,中间还裹着肥美的沙虫。这时,女儿凑过来一边嗅味道,一边好奇地问我:“妈妈,这是不是阿嬷常做的土笋冻?”

见我点头,女儿又开口说想尝尝味道。我于是把碗端进厨房,拿起灶台上的瓶瓶罐罐,往土笋冻上淋了酱油和醋,又撒入一

些蒜泥,再用勺子挖出一块带着沙虫的土笋冻递给女儿。“怎么样?好吃吗?”我问女儿。谁知她回味了一会儿,才回答道:“不太好吃,有点腥。”我闻言有些惊讶,随即舀起一块放进嘴里品尝,入口质地丝滑,但咀嚼几下后有一股怪味涌出,的确不如母亲做的土笋冻那般好吃。

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,土笋冻就是我家餐桌上的常见菜,母亲经常早起出门,先去菜市场买回一些沙虫,然后将它们的内脏掏干净,用清水反复冲洗几遍后,还得把沙虫倒进锅里加少许盐一起煮。等沙虫煮好,母

亲还会拿铲子用力搅拌多次,直至把它们的黑色表皮去除。变得嫩白的沙虫,还要再放进水里继续熬煮,母亲说这种做法叫做“过水”,能让沙虫内含的胶质充分“释放”出来。熬好的汤汁,要用纱网过滤一下,去除杂质和泡沫,再把汤汁分装到小碗里。随后每碗加入几只沙虫,就可以放入冰箱中冷藏定型了。

炎热的夏日,母亲准备午饭时总不忘打开冰箱,取出冰镇好的土笋冻当下饭菜。

我坐在饭桌旁,看着母亲熟练地给土笋冻

淋上用老抽、蒜末、老醋和蜂蜜调制的酱料,经常馋得不停咽口水。母亲说土笋冻里

有满满的胶原蛋白,特别适合女孩吃,每次

都会多分一些给我,让我吃个痛快。

去年假期回老家时,母亲的背已经佝偻得愈加厉害,但她仍坚持自己动手给我们做土笋冻。“现在菜市场的沙虫要六十块一斤咯。有些现成的土笋冻加入了明胶,滋味可不地道。”母亲经常一边仔细地挑拣着沙虫,一边跟我絮叨着做正宗土笋冻的诀窍。

据《闽小记》记载:“土笋冻味甚鲜异。”可书上没写的是,最鲜美的滋味其实是藏在食物里的光阴。或许我们最该传承的,不只是食物的形态,还有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柔和心意,就像老一辈人守着灶台,把岁月熬成暖人心的家常味道。

六月天割水稻、收花生,焰天赤日头,毒辣的阳光可以把人晒掉几层皮。母亲把打下来的稻谷一担担挑来,铺在埕上晾晒,拔下来的花生也一捆捆堆放在埕边。我们举着竹耙,顶着烈日,一次次将稻谷翻晒,还得把稻草薅到边上去。这是一件苦差事,做起来费时又费力,可急性子的母亲总是恨不得一天就把一季的农活干完。她不时抬手捋一把乱蓬蓬的头发,然后双手叉腰,大声催促我们干活,那架势比河东狮还凶猛。

汗珠滚落间,故事悄然书写,一方埕地晾晒了丰收的甘甜,也吸纳了劳作的艰辛。

这是过去闽南乡间,农忙时经常上演的一出“大戏”,母亲是主角,我们这些孩子充当群演,舞台是大厝前的门口埕。不用编剧,也无需彩排,跌宕起伏的情节便会像流水般涌来。

酷暑的阳光与谷子、花生们热烈地拥抱,急切地交流,而后蒸腾、交融、分离。时而电闪雷鸣,一场暴雨猝然而至,剧情又会

夏日“大戏”

□姚雅丽

骤变,埕上一出人仰马翻的戏码便仓促“上演”了。扫把、耙子、布袋、笸箩、簸箕齐上阵,大人们急赤白脸地吼喝着,小孩们手忙脚乱地扫呀、铲呀、扛呀、抬呀。谁知短兵相接后,老天爷像开玩笑似的抹了下脸,转眼间就雨霁天晴了。没等我们擦去汗水,又被大人们催着把刚弄进屋的谷子、花生们搬回埕上晾晒。奇怪的是我们并不气恼,反倒觉得像与老天爷一起玩游戏,兴奋不已。原来世间最好的戏,最动人的情节是天地参与,人与自然共舞,倘若少了一个角儿,便减了几分意趣。

白天,大人小孩一同割水稻、摘花生、晒谷子、挑粪肥……上演一出出“苦力戏”。



的泼皮小儿。男女老少的身子皆像被施了定身术,目光聚焦点只落在一处,那就是播放热门剧的电视屏幕。盛夏的酷热无法挡住大伙儿的追剧热情,往往直到只剩下满屏纷纷扬扬的“雪花”,乡亲们才会恋恋不舍地起身,挪动脚步往家走。

电视屏上的图像是黑白的,烙印于心底的记忆却是鲜亮的。在资讯不畅通的年代,埕上就这样上演着一台台好戏,宛如奇幻之境。激活冗长、沉闷的乡村生活,也定格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
天伦

阿嬷的金银花茶

□叶艳霞

仲夏时节,后山的金银花又如期开放了。白黄相间的花儿在灌木丛里星星点点地冒出来,我摘下一朵抿在唇间,清苦的滋味随即漫开,忽然就让我想起阿嬷挎着竹筐采花的样子。

过去一到花季,时常东边山脊刚泛起蟹壳青,阿嬷便踩着露水往后山去,等她的蓝布衫被露水染成深色,竹筐里也堆满了水灵灵的金银花。有时我跟着上山,阿嬷就会放慢脚步,生怕我跟丢。采花时她总把低处的枝条让我,自己则踮着脚去够高处的花。

采回来的金银花,阿嬷定是先把它摊在竹筛上晾晒,那个筛子用了十几年,边缘露出不少毛刺,竹篾也变成蜜色。阿嬷铺花的动作很轻,偶尔发现形似金银花的“假货”,她便捻开花瓣,教我如何辨认。一些被虫咬过的金银花,阿嬷就把它们单独挑出来放进自己泡茶的小陶罐里,说不能浪费。

晒好的金银花被收进玻璃瓶中,等到暑气渐盛时,阿嬷便从瓶里抓出一小把,放进盛满开水的壶中浸泡。待干瘪的花朵在水中慢慢舒展开,她才倒出一碗放在灶台上散热,然后叮嘱我说:“金银花茶要温着喝,别放凉了。”小时候我怕苦,喝一口茶汤就直皱眉头,阿嬷见状便从糖罐里舀半勺蜂蜜搅进去。后来我才知道,金银花能疏散风热,她加蜂蜜则是为了护住我的脾胃。

我十四岁那年去县里参加竞赛,连着熬夜嘴上起了泡。阿嬷得知后赶紧熬了浓浓的金银花茶装进壶里,又用油纸包了两块绿豆糕装进袋子里,然后匆匆赶来现场陪我。竞赛结束那天,我一出考场就看见阿嬷蹲在门口的榕树下,手里摇着破边的草帽扇风。见我走过来,她急忙起身拿起脚边的铝壶,倒出一杯金银花茶递给我,又从兜里掏出油纸包,说绿豆糕还温着,让我垫垫肚子,别饿着。

去年夏天特别闷热,我在城里上班时中暑了,电话里随口跟阿嬷提了这事。周末回家便瞧见厨房的纱笼下罩着新晒的金银花,阳台还晾着一件新做的布衬衫,领口比往年放宽了一些。“你电话里说怕热,看看这些东西能不能派上用场。”阿嬷一边说着,一边用手摸摸我的额头,眼里满是藏不住的担忧。

后来每次夏季回家,我总能在门把手上发现一个小布袋,里面有时装着金银花,有时是晒干的野菊花。布袋是阿嬷用我的旧衬衫袖子改做的,针脚又密又齐。有次我早起,看见阿嬷在院子里分装花茶,晨光透过她的白发,在地上投下淡淡的影子,发现我醒了,她只是摆摆手,说道:“再去睡会儿,茶煮好了叫你来喝。”

有些话不必说,有些爱不必问。山间的金银花年年绽放,灶上的壶日日冒着热气,而我的碗底,始终卧着一泡琥珀色的月光,那也是阿嬷无声又无私的爱。



你是懒惰还是努力,时间都会慢慢给出答案,珍惜时间的人,也一定会得到时间的馈赠。

众生

又见凤凰花开

□谢晓珊

世间情缘各有不同,有人对人一见钟情,有人对物一见倾心,也有人对草木一见如故,凤凰树于我,就是这样。

这天出门去接孩子放学,我骑车穿过巷子,转个弯,一抬头突然“撞见”尽头一抹红云,定睛一看,可不就是凤凰树吗?继续前行,路过洛江岩山公园,又见一棵凤凰树立在门口,三层楼高的枝干撑起伞状树冠,朱红色的花团开得热闹非凡,几乎把枝叶都掩盖了。那抹闽南常见的艳红色,让我不由得想起红龟粿的亮黄色。

孩子看见站在校门口的我,立马飞奔过来,扑进我怀里时还一边嘟囔着:“妈,如果您能进校园就好了,我想带您看一棵树,上面红色的花都快把叶子遮住了。”我抬手指着从围墙探出头的几根花枝笑问他:“是不是那棵树?”孩子立马点头称是,随后又说起学校西边教学楼前一排凤凰木开得正盛,看着孩子兴奋地说花的模样,我的脑海里也浮现自己年少时的那段求学时光。

记忆中,我初次见凤凰树是在读中学时。那时候学校的初中部与高中部的教学楼之间有一个小花园,靠近高中部的一侧种着一棵挺拔的凤凰树。第一次看这树,我觉得它与闽南常见的榕树、芒果树、龙眼树等树木没多大区别,初夏时节都长得郁郁葱葱。不过相较之下,凤凰树的枝叶稀疏一些,不少同学嫌它的树荫不够密实,一到盛夏,都更喜欢跑到拥有浓荫的树下乘凉。

直到初三那年的仲夏时节,那棵凤凰树忽然换上新装,枝叶间开始冒出一串串红色花朵,好似挂满红绸编织的灯笼。偶尔一阵风拂过,花朵还会如蝴蝶般飞舞落下,这时同学们也一改往日的态度,都抢着去这棵树下打扫卫生,只为趁机捡拾一些漂亮的花朵带走。但是有时一不留神把地上的凤凰花踩碎,花汁溅起沾在球鞋上,之后想要洗干净就有些费劲了。

后来升至高中部,我与这棵凤凰树“挨”得更近了。早读时抬头望向窗外,准能看见晨光给凤凰花瓣镀上层层金边。午后的阳光洒下,被枝叶“搅碎”的光斑落在书页上,犹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。印象中备战高考的最后几天,那棵凤凰树也好似提前挥洒着热情,开得比往年更绚烂,一簇簇挂在枝头,好像点燃的火焰一般耀眼。那时午休时趴在课桌上小憩,我经常会忍不住偏头望着窗外的红花,心里紧张又期待。毕竟在闽南地区,凤凰花开就是毕业的信号,看着它们,我就觉得自己的未来也会如花般明媚灿烂。

如今,掐着指头算算,我才惊觉离开母校已整整二十年了。又一年毕业季到来,不知道那棵凤凰树上的红花是否依然绽放着,如果有一天再相见,不知它还会“记”得我吗?



农历五月别称

●榴月:农历五月石榴花正逢盛放期,因此古人用“榴”字命名此月份。

出处:五月榴花照眼明,枝间时见子初成。——唐·韩愈《题榴花》

●鸣蜩:进入农历五月,蝉鸣渐起,也标志着盛夏即将到来。

出处:四月秀葽,五月鸣蜩。——先秦·佚名《七月》

●郁蒸:农历五月的天气闷热潮湿,有时会乍暖还寒,所以古人也称这个月为“郁蒸”。

出处:清风扫郁蒸,爽气生户牖,客中淡无事,翛然一杯酒。——宋·陆游《水亭独酌十二韵》